

國朝先正事略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十五 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孫文定公事略

公諱嘉淦字錫公一字懿齋山西太原人祖世蓋國初知崇仁縣設方略平劇盜數千人境賴以安父天繡義俠聞鄉里伯兄植淦爲同縣趙氏子所戕論抵矣黃緣且脫罪公父憤欲死公夜入獄刃其仇與仲兄鴻淦一晝夜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啟而入遭貨甌甄者仆焉盡毀其器訟於縣頌繫待決已而與縣人喧傳孫氏兄弟殺人捕者至令解之曰安有越一徇而能殺人三百里外者乎事竟得釋時公年十八矣家貧日樵采夜歸

讀書。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官檢討游朱文端張清恪兩公門。研精理學以躬行爲本。聞母病乞假於院長。不待報徑歸。尋丁母憂。服闋還官。

世宗卽位。公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上召諸大臣示之。責掌院學士曰爾翰林乃容此狂士。學士叩頭謝。朱文端在側。徐對曰此生誠狂然臣服其膽良久。

上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卽召對授國子監司業。它日世宗手指公示九卿曰朕卽位以來孫嘉淦每事直言極諫朕不惟不怒且嘉悅焉。爾等當以爲法。雍正二年典江西鄉試三年提督安徽學政就遷祭酒尋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

賜養廉銀歲四千兩。賜京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試院。每試士必與諸生講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歲滿泄祭酒在。先是公官司業時。上言學校之教宜以經術爲先。請令天下學臣。選拔諸生貢太學。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待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復申言。經術必可成。人才必可得。請廣學舍。增諸生。饋廩。

世宗避之。命戶部歲給銀六千兩。賜官房三百餘間。別爲南學。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人材稱盛。至今猶用其法。焉。六年權順天府尹。疏劾古北口監督傅紳私徵關稅。論如律。

父憂歸。賜治喪銀千兩。公竭家貲營葬。而以賜金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闋。以順天府尹召。晉工部侍郎。部吏倚奏銷爲奸利。公頒工程科比。而先以物價咨直省大吏。臨期料復。被籍而已。吏相弔於家。八年充會試副考官。轉刑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公累遷官。皆兼祭酒。如故。前後垂十五年。會引見教習官。不稱旨。公持之堅。

上怒曰。爾能保若曹不以貪庸敗乎。公曰。願保。

上擲筆令自書狀。公持筆欲下。侍臣呵曰。汝敢動。御筆乎。公

倍拈筆。眞御榻上。免冠頓首曰。

上用筆。臣不敢捉。

上曰爾固猶知有君父耶。命鎮交刑部議罪。尋議公大不敬論斬。

上意已解。諭大學士曰。孫嘉淦太戇。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時果親王方總部務。意公或怨望。不事事。又聞蜚語。謂公沽名。收銀有納無贏。乃出不意。至庫所見公。方僮僕稱量。與吏卒雜坐。均勞苦。覈所納。無纖毫贏。納王嘆異之。

上亦愈重公。命署河東鹽政。奏減鹽政及運司養廉銀。增弓兵月餼。

高宗御極。召爲吏部右侍郎。遷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略言治亂循環。如陰陽之運。坤陰極而陽生。乾陽極而陰姤。故時

當極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反。此其閒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明。人心悅服。出一言。盈廷稱聖。發一令。四海歸仁。在臣下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威。則下愈畏。一唱百和。所在皆然。免冠叩頭。應聲。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獨。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勤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恃才而易事。負之人。不聞其所短。反之己。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

爲不踰令之所行。概以爲無敝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前惡。遠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爲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言奏對。君子訥。小人佞。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小人巧。則與目習投矣。趨事赴功。君子一意。孤行。小人多方。迎合。則與心習又投矣。於是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君子離。其患何可勝道。而皆由三習爲之蔽焉。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蔽。不在乎外。惟在乎。

皇上之一心。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

願
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惟爲人所不知，故

聖心之自慄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欲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耳目之習，除取舍之則定。夫而後衆正盈朝，太平可久矣。疏入，上嘉納，宣示焉。乾隆元年，典試江西，尋遷刑部尚書。河南有因盜成姦獄，未竟，本婦以意指同村某某十餘輩，皆不勝拷掠，具服論死。先後大吏意齟齬，具以聞。遣侍郎某往勘，奏實其半，廷議未決。

上以屬公公至，則盡脫之舉。朝大駭，公還奏曰：所以監候者

以疑待質耳。今諸人一無左驗，何疑之有？而徒以瘐死與枉殺何異？

上然之，竟從其議。二年，詔公總理國子監事時。

上方加意太學肄業生，凡數千人。公奏仿胡安定遺法，用經義治事，分條教授。於是人知實學與起者尤眾。三年，轉吏部尚書。典順天鄉試。九月，總河朱藻爲總督李衛所劾，命偕尚書訥

親往鞠論如律。十月，以尚書總督直隸疏奏刁民王宰謀吞生員馬承宗產，賄太監劉金玉等投獻，具勒允祐門下，請交刑部究審。允祐交宗人府察議。有旨褒嘉。命優敘。會水災，奏撥山東穀三十萬石，由海運達畿輔，以濟飢民。引水溉田，共開渠。

五百八十有奇。使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水害去而水利以興。晉州小兒被殺。同村紀某衣污豆汁。有司誤爲血刑。訊誣服。最後眞定守陳浩來白公。而句決之。旨己下。公奏雪之。又奏直省酒禁太嚴。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騷然。非政體也。疏入而禁弛。又奏給旗人屯田墾治。古北口山海關外荒土數萬頃。尋晉太子太保。五年。奏永定河改歸故道。各工俱竣。

上嘉之。又奏裁直隸河道總督而責成各道。部議從之。六年。調湖廣總督。時江蘇布政使安甯奏言各省賑荒過濫。國帑宜節。民情易驕。宜有以裁抑之。勅以所奏示直省大吏。公上言。皇上以孔孟之心。行堯舜之政。今安甯不思仰贊。

聖德倡爲經費不足之說使

皇上愛人之心與節用之念相持而未決萬一爲眾口所咻節財之念勝而行仁之意不堅則萬善由此而墮百弊由此而生又不止災民不被其澤已也治國猶治家然急於致富乃至飢寒其子弟而不顧惡赤子之啼號反嗇其乳哺曰吾以治驕無是理也此義利之界安危之幾惟勿以爲迂而垂察焉

上優旨答之又疏言治苗之法於各寨中立頭人爲寨長一箇中取頭人信服者爲崗長使約束而統於縣令城步苗崗五設正副長十綏甯苗崗四設正副長八每名歲給工食銀十二兩有過則易置之自可令行禁止先是湖南巡撫馮光裕開橫嶺

三洞。議者以路險欲棄之。公親履勘。越嶺數十重。有地曰長安。彌望皆沃野。公度不守且爲盜窟。煽連鎮。算而保靖。城綏之民無甯日矣。乃奏設參將領兵鎮守。羣崗肅然。居亡何。調撫福建。以前訊。糧道謝濟。世事不實。免。命修順義縣城。工贖罪九年。冬起宗人府丞。明年遷左都御史。又明年京察。自陳乞休。許之。既歸。結茅城東石堠山。掩關習靜。將終老焉。十四年。復以副都御史。召直上書房。十五年。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明年典會試。賜第東城。十七年。典順天鄉試。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明年春。自以年老。請解官。專直上書房。不許。其年復典順天試。初。公在翰林。著春秋義行世久之。瞿然曰。吾學無真得。

奈何妄測聖經。遂毀之時。默坐澄思。以斷自信。嘗曰。朱陸異同。何其紛紛也。聖人之道。克己而已矣。當動念時。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卽此便是窮理。何知行之不合一乎。又以聖人之道。在六經贊皇極。正人心。皆由於此。晚歲侍經筵。直上書房。嘗從容言。諸皇子方研習經義。朱子詩集傳。過矯呂氏之說。於鄭風。悉指爲淫奔。微有可議。臣不揣昏眊。欲有所述。請裁於

聖意。以補前賢之缺憾。

上許。令日進講義一篇。先成詩義。折中若干卷。經御筆刪定者十六七。次命作易解。彖爻甫畢。而公病矣。

上命皇子臨視中使御醫相望於道。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薨。年

七十有一。

上聞軫悼。遣使奠茶酒。賜銀千兩治喪。謚文定。公久負直聲。屢躓。屢起。晚年望愈隆。中朝略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孫公邪。其以副都御史。召也。所過鄉民聚觀。至傾村堡。以出擁過馬首。不得行。明年。江西衛千總盧魯生。僞爲公奏。橐累萬言。指斥乘輿。徧劾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尙書公訥親等。傳播遠近。事聞。

上震怒。下所在窮治。於公一無所問。公惶恐不自安。語人曰。先帝及。

今上。嘗戒我好名。今獨假名我。殆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

之以是嘆君之明而老臣之負黷已久也自此食不甘寢不眠
蓋自務敏密所朝夕獻替者莫得而聞焉公屢奉獨對賞賚
在百寮之右生平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朝不作一欺人語
僚屬有過必先誠諭不悛乃劾治之所奏劾必直告無隱有可
原未嘗不爲昭雪也既卒

上謂近臣曰朝中少一正人矣嘆息久之公居恆以八約自誡
曰事君篤而不顯曰與人共而不驕曰勢避其所爭曰事止於
能去曰功藏於無名曰言刪其無用曰以守獨避人曰以清費
廉取皆生平得力處也子三次孝愉官至直隸按察使

胡文良公事略子莊敏公季堂

乾隆三十八年

上下詔求遺書依古暨今耆碩撰著後先並出更
諭河南撫臣以故禮部侍郎胡煦究心理學所著周易函書獨不在列

命續舉以進五十九年十一月復下詔曰禮部侍郎胡煦苦

心讀書爲續學之臣所著周易函書已收入四庫從前因其官
止侍郎例不予諡第念曾在上書房行走今其子季堂官刑部
尚書煦已得尚書封可加恩補諡以示眷念耆舊至意尋賜
諡曰文良於是海內之士咸頌

聖天子褒崇古學發微闡幽光昭文治於無窮也公字滄曉號

紫弦河南光山人。祖母喻，殉流寇之難，焚樓以死。父之祀，敦尚節行，多隱德。公少好學，能文章。康熙二十三年，舉於鄉，官教諭。五十一年，成進士。年五十八矣，居常究心周易，得圖書一貫之旨。臚傳後，引見澹齋，居卽自陳所學。

聖祖卽以河洛理數公條對甚悉，選庶吉士。自後屢召見，問卦爻中疑義，命畫圖以講。

聖祖曰：真苦心讀書人也。旋以檢討直南書房。五十四年，分校會試。又明年，典湖廣鄉試。遷洗馬。再遷鴻臚少卿，擢本寺卿。雍正元年，授內閣學士。五年，授兵部侍郎，調戶部，充殿試讀卷官。教習庶吉士。明年，協理左副都御史，攝刑部右侍郎。八年，充明

史總裁入直上書房以兵部侍郎知貢舉九年轉禮部左侍郎
六月罷職歸公爲人正直忠厚所建白必以教化爲先務尤願
朝廷重農桑緩刑罰先仁義而後功利其請博舉孝弟也曰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愛親敬長不慮而知彼生員舉監外其有能
竭力奉養無忤於二親者乎稱爲孝子宜也有能公於財和於
室累世不析居者乎稱爲悌弟宜也臣請每州縣歲舉孝子悌
弟各一人勅下督撫額其門閭免其徭役見長官如生員禮
如此則化行俗美人知自愛矣又請責成州縣勸課農桑或別
設農宮專司勸課之任又言近見督撫於命盜獄隱伏難明者
止用自行招認四字援以定讞夫奸黠之徒有抵死而不伏者

愚懦之夫有畏刑而自誣者。然則有罪者幸免而無辜者受禍矣。臣請凡遇命盜案。必證據確然。然後付法司閱實。有弗當。旋卽駁正。庶得慎刑之意。時方嚴創獲之禁。故事。每歲秋遣廷臣一人。往訊於盛京。自春徂冬。羈候日久。瘐死者多。公至錄囚百五十人。其疾病者至五十餘人。斃者三人。乃請繼自今。創獲之獄。專歸盛京刑部。及將軍府尹。隨時定讞。俾情輕者得早。予末減。以廣好生之德。得旨。俞行。著爲例。攝戶部時。閱漕項行追案。自數百兩至萬餘兩不等。公言。所追之案。遠者五十年。近者二十四五年。使其人尙存。必已家業蕩然。或既亡。猶復行追。必且係累其妻孥。過絕其生計。徒有行追之名。無補實用。臣愚以

爲免之便。其他請廣言路。裕積儲。汰浮糧。省冗官。平權量。多切於時務。人以是覘公之實用也。會河南荒。公據實以奏。時

上已別有所聞。特遣侍郎王國棟往賑。切責總督田文鏡。文鏡銜公甚。旋奏公嗣子基孟本異姓。不當冒官卷中。選公坐是罷歸。乾隆元年公入覲。

高宗命復原官。廢子入監讀書。會疾作。卒於京師。年八十有二。賜金五百兩治喪。賜祭葬如典禮。公所爲周易函書列四總例曰原圖。曰原卦。曰原文。曰原占。凡五十卷。又釋經文四十九卷。爲正集。外有約圖三卷。孔朱辨異三卷。易學須知三卷。篝燈約旨十卷。續約旨二卷。卜法詳考四卷。爲別集。又約注十八卷。

續集十六卷。總一百五十八卷。自昔言象數者。未能若是其詳也。又著有葆璞堂文集子四。其三皆早卒。次季堂生七歲而孤。撫於長嫂甘氏。其後季堂貴。疏請。馳封兄嫂。天下稱美談焉。李堂字升夫。號雲坡。由廕生。補順天府通判。調刑部員外郎。遷郎中。乾隆三十一年。知慶陽府。擢冀甯道。遷甘肅按察使。三十六年。調江蘇。署布政使。奏定罪犯開傘投首之例。又奏凡繼嗣者。應專定一人。以息訟端。均得。旨優獎。三十九年。擢刑部右侍郎。兼管順天府尹。四十二年。命往興化。會同江督高晉。讞潛書虞景山之獄。究出唆訟之鍾至剛。治之。復命往山東。勘章邱。幸存義。諸城。陳靜文二獄。究出唆訟之張元璞。治之。途次。

復命往河南勘獄。並察出蘇丕顯唆訟各情。四十三年命往河南訊山西民張九錫控河南各官派累工料一案。察其誣治之明年擢刑部尚書。賜紫禁城騎馬。五十五年往濱州按事。命暫署山東巡撫。奏賑郵事。且請截存漕米十二萬一千九百餘石。酌濟被災州縣。

上報可。還朝加大子少保。考績優敘。五十八年命往樂陵讞獄明年命偕大學士福康安侍郎松筠往吉林察審副都統秀林劾將軍恆秀等虧庫苛斂一案。又命偕松筠往成安查勘劣監胡發等抗糧毆官一案。反命皆稱旨。六十年署兵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事。嘉慶二年授直隸總督。賞戴孔雀

翎。疏請清查。平倉殺其因。公動用者。分限買補。以裕民食。從之。尋借侍郎特克慎。往建昌朝陽二縣鞠獄。四年春。晉太子太保。當是時。

仁宗親政。公首劾大學士和珅二十罪。尋伏誅。籍其家人。呼什圖。計米麥雜糧。得萬一千六百餘石。詔以八成撥給文安縣。二成撥給大成縣。被水村民。從公請也。會近郊長新店被盜。有詔切責。逾月。公奏。纖弊長新店首盜張標。係內黃令陶象炳之力。諭嘉公據實陳奏。不存邀功之念。是月。續獲長新店盜賊。并滄州逸盜韓四等。得旨賞還翎頂。又陳川楚軍務事宜。力主緊扼要隘。派兵防守。俾匪眾無路可奔。又令築堡清野。俾無

可掠然後。躬撫兼施。不至東馳西突。手敕報曰。所論極是。與朕近日諫旨。字字相同。總之能堵方能剿。能剿方能撫。大端不外此矣。五年十月薨。年七十有二。溫旨悼惜。贈太子太傅。賞陀羅經被。派御前侍衛公豐。伸濟倫。帶侍衛十人。往奠。尋賜祭葬。賜諡曰莊敏。公承文。良公家學。居恆無戲豫。無疾言。遠色。子弟定省。或饋食。必肅衣冠。慎容止。僕隸皆敬畏。雖通下士。刺無情容。治官事。纖悉皆手定。

上至神明。每有所記問。公對。流前後政令。皆畫一。領外臺如領部務。每晨起。理案牘。至日。膳以食。手執卷如諸生。撰古今任子錄。以自勉。集諸史列傳。各爲之論贊。好杜氏通典。司馬氏通

鑑故遇大事有斷制。尤有知人識不偏聽。不輕任愛人。而知其
所短。或試之小事。以觀其所忽。以是所薦拔。皆有聲於時。子鉉
乾隆丁未進士。由庶常改部累官清河道。鑄由任子官湖南鹽
法道。

徐兩峰撫軍事略

雍正八年。詔立京師賢良祠。祀開國以來元勳魁輔。褒德酬庸。典至隆鉅。凡開部大臣。非有殊績。奉特旨。皆不得與。其時以巡撫入祀者。得二人。其一爲徐公士林。一爲潘公思榘。兩公皆年未六十。未竟其用。而徐公先潘公十一年。首膺祀典。尤異數云。公字式儒。號兩峰。山東文登人。父農也。公幼聞鄰塾讀書聲。慕之。跪母膝前曰。願送兒入塾。中如所請。遂舉康熙五十二年進士。由教習授內閣中書。雍正二年。遷刑部主事。四年。遷員外郎。五年。授安慶知府。十年。擢江蘇按察使。坐失察私鑄。左遷汀漳道。漳俗械鬪殺人。捕之。輒聚眾據山。或請用兵。公不可。命

壯丁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盡。道人深入。誠以好語。曰。垂手
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隊出。乃伏其仇於旁。仇大呼曰。爲首者
某也。立擒以徇。衆驚散。自後捕犯無據。山者乾隆元年遷河南
布政使。丁父憂。命署江蘇布政使。公以病。母八月。且父柩未
葬。懇辭許之。四年。命以布政使護理江蘇巡撫。公復奏。母病
篤。不能暫離。請俟。母病稍愈。自行奏聞。是年四月入京。

高宗召對。問山東直隸麥收若何。曰。旱且萎。問得雨如何。曰。雖
雨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無
補。上深然之。補江蘇布政使。五年夏。疏言。頃見湖廣資送山
東流民。經過兩江。數日內。至三千有奇。恃眾逞刁。有司受其需。

索商民畏其糾擾。臣愚以爲有田可耕之災民亟宜資送復業。其原無恆產願在外傭值者應聽其便。至游惰無業之民請槩停資送。庶災民得行旅之資。刁民無聚眾之擾。或謂無籍窮民恐流而爲匪。臣未聞不爲匪於本籍。獨爲匪於鄰封者也。亦未聞眞爲匪者。送回原籍卽能務本力田而不復潛至鄰封也。安分則撫綏之犯法則懲創之。是在地方吏處置得宜而已。

上聽其言。下九卿議行。尋授江蘇巡撫。先是湖北巡撫崔公紀以湖廣舊食淮鹽。自雍正元年議定價值。他後遞年加增。寔爲民累。疏請核減。延議合各督撫詳議。各持己見。議久未定。至是請特簡大臣往會核。詔公會同新任鹽政確核定議。公言

鹽爲民食所資。貴固累民。賤亦累商。今確核成本。每引賤價以五兩三錢餘爲率。貴價以五兩七錢餘爲率。仍請每引酌給餘息二三錢。以紓商力。疏下部議。成本應如所定。至餘息諒已攤入成本內。毋庸酌給。公具疏。堅持原議。

特旨允行。五年徐海水災。奏賑之。明年春酌借貧民戴麥。以資耕種。沛縣災尤重。疏請接賑。又言江蘇社穀積貯無多。續勸捐十餘萬石。

上嘉之。尋以病請告。優旨慰語。遣御醫往視。又疏言淮北被水。二麥無收。臣不敢泥成例。已先飭藩司撥帑賑濟。俟查明成災分數。具題得旨。如此辦理。甚副朕視民如傷之念。六月

病益重。且以母年八十三。不能迎養。寢食難安。懇請給假。得旨。俞。允。九月。行至淮安。卒。年五十有八。遺疏入。諭曰。徐士林。學問素裕。忠孝性成。因母老遠離。不受妻孥之養。鞠躬盡瘁。以致沈疴。聞解組之音。疾歸以圖侍母。臨終之際。無一語及私。勸朕以憂盛危明之心。爲久安長治之計。此等良臣。遠聞溘逝。朕實切切含悲。不能自己也。可入祀京師賢良祠。以爲臣工勸導。賜祭葬如例。遺疏奏。故父之淮。母鞠氏。孝養祖父母。臨病二十餘年。歷久不懈。懇賜表揚。有旨。令地方官題請。旌表。九年。江蘇巡撫陳公大受。奏請入祀蘇州名宦祠。公治獄如神。任刑部時。有二人伐木塞外。木標乙斨。有司訊結矣。越三月。乙弟

以謀殺控甲。甲逃。公曰：置當場死者之妻，孝不問。而以三月後局外之人與獄乎？甲逃懼，累非懼罪也。甲聞出獄，果虛。知安慶時，宿松孀田氏事姑孝。兄公利其產，逼嫁之。與羣匪篡焉。婦刻於途，以墜水告公。坐當皇。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所懇。拘兄公質之，則毛髮析灑，口吐實。公深媿，以鬼道設教，而滿庭胥隸皆有見聞，不能掩也。每守令來謁，輒具獄命判，試其才。且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萬端，如病者之經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每獄獄定，必先摘大略牌示，始發繕文冊。吏不得因緣爲奸，性廉儉。撫蘇時，宴寮屬滄浪亭，以五簞爲度。吳俗不變，賀長至節，天寒。

裘。禿。按。察。使。包。括。以。貂。裘。假。公。公。披。之。如。忘。涕。唾。交。揮。家。僮。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惶。然。少。頃。論。公。事。快。揮。洒。如。初。聽。訟。飢。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髭。頰。盡。亦。蓋。誤。殊。爲。飴。筆。筋。交。下。不。復。能。辨。晚。坐。白。木。榻。一。燈。熒。然。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勿。輟。幕。下。客。憐。之。治。具。觴。公。公。猛。嘔。不。問。是。何。精。膽。其。平。素。精。神。夢。寐。知。愛。民。憂。國。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供。公。以。是。受。泊。然。無。所。容。心。也。文。覺。禪。師。來。江。南。督。撫。將。軍。以。下。負。轡。矢。屈。膝。公。不。爲。動。會。議。楚。鹽。時。或。勸。公。讓。鹽。政。主。稿。公。笑。曰。問。心。公。私。耳。何。嫌。之。避。時。內。外。大。臣。嗑。媚。不。前。而。公。疏。先。上。乃。附。紙。尾。以。進。公。於。鄉。會。試。師。門。倦。倦。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至。要。路。則。終。身。未。

管通一刺。

謝梅莊觀察事略

謝公名濟世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州人康熙戊子領解額壬辰進士授檢討雍正四年改御史未浹旬露章面奏河南巡撫田文鏡不法狀

世宗不懌曰彼號能臣朕方倚任爾母惑浮言誣奏擲還其疏公伏地不肯起爭益力

上震怒先是文鏡疏劾屬吏黃振國邵言綸汪誠等直隸總督李公紱過河南面斥文鏡有心蹂踐讀書人文鏡密奏紱與振國同年將結黨爲被劾諸員報復旣而李果面奏退復連疏糾之

上先入文鏡言將罪李公劾疏亦及張國言綸誠等事

上益疑爲朋黨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公辨甚力勵尙書杜

訥命刑訊問指使何人公曰孔孟問何故則曰讀孔孟書自當

忠諫見姦弗鑿非忠也奏上議大辟得旨免死令往阿爾泰

軍前效力平郡王福彭公博爾屯伯欽拜皆待以殊禮欽公築

館受經稱弟子而振武營將軍某希要人恚遣官搜其書得古

本大學注劾公毀謗程朱廷議坐諷刺朝政復下獄將刑縛至

市曹諸受學者皆哭送且設祭邸舍中已而將軍王宣旨赦

之公歸舍炷香未燼酒尙溫乃揖祭者曰生受可乎諸弟子執

爵言曰先生眞不動心哉何就縛時無懼容也在成九年

高宗登極召復原官。以母老乞外補。授湖南糧道。衡陽令李彭善化令樊德貽巡撫許容心腹也。其徵糧浮費皆倍蓰。公易服爲鄉民往納。得實乃訪拏李令丁役。且揭參樊令。皆格不行。詣巡撫面陳狀辭。過激巡撫恚甚。反列款糾公。於是湖南士民揭帖訟寃有。旨交總督孫嘉淦會鞫。公解任。以岳常道倉德代。時布政使張琛按察使王玠燬煉成獄。謂所訪衡陽丁役一節皆子虛。而長沙守張琳原詳稍徵實與劾。疏歧適玠擢川藩。過岳州手致琛書於倉公。請密易原詳。倉公不可。慮櫻眾忌。遂以書呈總督總漕兩大府。督寢其事。總漕移牒都察院。劉文正統勳爲總慮上之御史胡定采民謠以聞。有旨命侍郎阿里衮

馳讞至則士民數萬焚香跪馬首稱冤盡得朋謀傾陷誣罔周
內狀獄具坐許容及蔭臬守令罪皆褫職督臣亦免官公得雪
改授鹽驛道新撫蔣公溥知公賢而心終謙之密奏其離經叛
道并上所著書

上覽奏曰朕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也未幾以老病休致家居十
二年卒年六十有八所著有匱匪十經史評西北城記纂言內
外篇公直聲震天下慎菑王聞其名思一見平菑王爲道意公
曰曳裾王門非義也值朝會廷臣咸集平菑王目指曰此謝侍
御也乃前握手如平生歡乾隆元年詔開言路公在戍所爲
欽公草疏明年春平菑王入覲

上首贊欽。欽曰：欽拜有古大臣風。王以實對。

上願左右曰：果不出朕所料也。王嘗遣嗣王從學會得獵犬二，擬進奉。公曰：進犬非王事，孰與進賢？王敬之。其初至軍前也，與姚中允三辰、陳御史學海偕謁將軍，問儀節。或告曰：三叩首，二子悽然。公怡然曰：此戍卒見將軍，非我見將軍也。及見將軍，免禮呼先生賜坐，賜茶出。二子怡然。公夷然曰：此將軍待廢官，非將軍待我也。曰：然則子爲誰？曰：我自有人在。

楊文敏公事略

公諱超。字孟班。湖南武陵人。楊氏本武陵世族。公歷前光生。有奇稟。書過目成誦。康熙五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雍正四年入直南書房。典湖北鄉試。始公應湖廣鄉試。得舉。至是。湖南北分闈。公適銜命主試。所蒞。卽當日賓薦地。士論榮之。尋督陝西學政。累遷洗馬。右庶子。調順天學政。晉侍講學士。九年擢奉天尹。疏言闔屬一切公務均有攤派陋規。已嚴節禁止。

上嘉之。將所奏宣示。命永禁遵行。十一年疏言州縣所收加一耗羨。除錦縣甯遠二屬外。請俱免提解。畱充地方官養廉。部

議如所請時內務府奏請於錦州添設莊頭百戶將原給民種
之退園地畝改撥公力言民種地立業已久今增莊頭百戶
給田三千九百畝計需田三千九萬畝有奇民間每戶不過數
十畝。經撥給失業者卽有萬戶之多何從安輯且時值春耕
清丈動需時日舊戶新莊均不能播種本年賦必兩懸臣已諭
民耕種毋妨農業請俟秋成時議之事竟寢又奏裁金州巡檢
改設知縣典史各一下部議行尋定金州新改縣曰甯海未幾
罷總督倉場侍郎十二年授刑部右侍郎充文穎律例八旗通
志各總裁乾隆元年授廣西巡撫奏免桂林等屬各雜稅又請
將外省得入泗城鎮安各屬應試之例停止均從之初撫臣金

銜奏請令粵西廢員及外省官生借墾荒報揭後捏報者多每
接取丈餘熟田量給工本卽報稱新墾之數田未闢而賦增太
爲民累雲南布政使陳公宏謀籍隸廣西力陳其弊部議令公
確查公與總督鄂爾達會奏粵西地瘠民貧捏墾報捐貽累非
淺請將捐墾不實田畝分別減則豁免其實在開墾者補給工
本酌令升科得旨俞允三年疏言苗疆各官養廉不敷用請
將桂林平樂潯州三廠稅課盈餘銀酌繁簡增給又言泗城鎮
安二府皆改土歸流地廣俗悍請增附郭知縣典史各一人均
下所司議行十月擢兵部尚書充明史綱目副總裁明年署吏
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坐任巡撫時濫舉貪酷知府饒鳴錫吏議

降調。特旨寬免。五年署兩江總督。九月投吏部尚書。仍權總督事。疏劾南昌知縣沈宏靖貪婪不法狀。又劾江西巡撫岳濬。與知府董文偉朋比作奸徇情納賄狀。詔侍郎阿里衮公會同河督高公斌鞠實。皆論如律。十二月。疏言。今秋徐海二屬偏災。應納粟米有旨改徵折色。部定價每石七錢五分。內額輸一縣。向係民折官辦。本年折徵已議定。每石銀一兩。準部價溢銀二錢五分。若以完納在前。使急公良民。轉不如未完之戶得沐皇仁。似未平允。請即將溢銀留抵戶內。本年未完。或明年應完之數。從之。六年。疏言。松江太倉沿海土石塘工。計占壓及挖廢民田不下百餘頃。撫臣許容奏請挖廢畝田。仍令業戶領

穩定額輸租。臣思此田皆民閒恆產。並未給還原值。若以錢糧
既經豁免。又必按畝徵租。似非情理之平。且半作溝潭。不成所
附。將來歲修取土。正無底止。在業戶亦不能長爲己有。請鑿耕
種免租得旨。俞行。六月兼署安徽巡撫。先是乾隆三年安徽
各屬賑災銀米數溢於例。屢經部駁。布政使託庸請以司庫節
年盈餘照數支補。有詔命督撫查奏。至是公奏言。此項銀米
並無捏報諸弊。以不應著賠之項設法彌補。不可爲平。應卽照
數銷結。允之。八月。召回理部務。是年秋。上江臨淮鳳臺等二
十四州縣。下江上元江甯等二十六州縣。及山陽鹽城等處。水
災甚重。公於上江撥司庫銀八萬兩。并隣近州縣倉米十萬石。

備賑。又勅支司庫銀二十萬買米麥以供賑。下江各屬倉穀見存及動用者約百餘萬。又撥司庫銀十餘萬分別賑恤。餘銀散給籽種。疏聞。手勅報曰。料理賑務。頗爲得法。務令屬員咸知朕視民如傷之意。以至誠惻怛之心爲之。庶可補救災黎耳。公在兩江增兵額築陂塘浚支河撤冗稅所以惠民者無不至。瀕行復力籌賑恤全活尤多。是年十二月父憂歸藉藁喪次致溼病。七年薨。遺疏聞。優旨議卹。賜祭葬如禮。謚文敏。公性孝友。優於文學。尤負經世才。涖官能盡力民事。在遼東奏罷莊頭之議。俾萬戶得安其居。在粵西豁加賦虛田。凡數萬畝。在兩江免松太廢田額租。其利澤及民皆不可以世數計。賑災之役。

動帑銀至四十餘萬米穀至百餘萬而

聖諭猶諄諄誠勉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則尤歎明良一德公所遭之盛爲千載一時也年裁五十

上嚮用方殷遽以毀卒致施澤未盡下究朝野惜焉子植秉由任子官主事博學能世其家

錢文端公事略子汝誠

錢文敏公維城

錢載

公姓錢氏諱陳鞏字主敬號香樹浙江嘉興人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雍正七年以編修典湖北鄉試累遷侍讀學士直南書房十三年提督順天學政改右通政仍留學政任疏言各屬舉報優行請照京察計典例止於歲試時舉行部議從之乾隆元年母憂服闋仍督順天學政公母陳太夫人知書工繪事自號南樓老人徵時嘗鬻畫供饘粥公少承母訓有夜紡授經圖嘗奏及之並以圖進

高宗賜題二絕句有嘉禾欲續賢媛傳不愧當年畫荻人之句六年遷詹事七年擢內閣學士刑部左侍郎九年充經筵講官

十年充會試副考官。十二年及十五年再典江西鄉試。十七年患墮疾乞休。許之。命其子編修汝誠侍行。且賜詩以寬其意。明年公進途中所作詩。

上用其會錦春園韻作詩。賜之。二十三年

上南巡。諭在籍食俸。並命閤。召試諸生卷。二十五年

上親爲橋梓圖。寄賜公序云。重五日。錢陳羣和賜其子汝誠詩。畫扇以進。蓋欲朕賜畫而不敢言。陳羣老矣。不可使其因此鬱鬱於懷。促成是幅。並勞舊韻。賜之。二十六年入都。恭祝

皇太后七旬萬壽。命預香山九老會。賞刑部尙書銜。諭

曰。今年恭逢

皇太后七旬大慶。在籍諸臣來京叩祝。具見悃忱。明年朕恭奉
安輿。時巡南服。諸臣甫及旋里。卽當出境迎鑿。僕僕道途。於林
下高年。諸多未便。可諭諸臣曾經赴闕者。明春無庸出境迎接。
如沈德潛卽於蘇州。錢陳羣卽於嘉興。餘均視此爲例。副朕體
恤至意。二十七年。駕過常州。公偕沈公德潛來迎。御製詩。
各書一通。賜之。有句云。二老江浙之大老。新從九老會中回。
三十年。

上南巡。公復偕沈公迎。駕。賜詩曰。二仙仍此候河濱。三載
相睽意更親。郭泰李膺一煙舫。沈期錢起兩詩人。是年公壽八
十。命加太子太傅。賜幼子汝器舉人。汝誠適扈蹕。諭至。

家省視。明年公進呈母夫人畫冊。每幅有其父綸光題句。

上題詩十二章歸之。有子昂題句。仲姬畫。頗有今人似昔人之句。海內榮之。三十六年春。

上東巡。駐蹕平原。公進所書登岱祝釐頌及廣韻詩冊至。

賜七律五章。八月公進謝恩詩。

上疊前韻答之。是冬入京恭祝。

皇太后八旬萬壽。賜紫禁城騎馬。賜杖入朝。並賜人蔭。

初汝誠以戶部侍郎告養歸。至是隨公入朝。

上命汝誠侍杖扶掖出入內廷。再預香山九老會圖。形禁中。

和御製香山九老詩。有句云。鹿馴岩畔當童扶。

上賞其超逸。親爲圖。賜公南歸。復賜詩以寵其行。明年公抵家疏謝。

上時駐蹕香山。賜答詩。有香山適接還鄉信。卽景猶思扶鹿人之句。三十九年。薨於家。年八十有九。詔曰。在籍刑部尙書銜錢陳羣。老成端謹。學問淵醇。優游林下。二十餘年。爲東南搢紳領袖。儒臣老輩。中能以詩文結恩。遇備商榷者。沈德潛。故後惟錢陳羣一人而已。今聞溢逝。深爲悼惜。可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並賞滿庫銀千兩治喪。尋賜祭葬。予謚文端。四十四年。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詩有云。少年困場屋。賢母授之經。故學有淵源。於詩尤粹精。蓋紀實也。公遇事持大體。爲

編修時嘗充陝西宣諭化導使稱其職久任刑部能持法然
高宗尤賞公詩文嘗樂與考論今古稱爲故人公天才警敏深
於詩多不經人道語書法亦蒼老每扈從廣歌帳殿前未移晷
百韻立就歸田後

上有作輒寄示公 命和往來至千餘首公旣和韻必親繕冊
以進冊必有跋體或兼行草屢蒙 獎贊凡 國家大禮畢武
功成公輒進雅頌數十章 璽書褒美 賞賚不可勝數 迎
鑿者三祝 釐者二每入對 聖心先怡公亦頌不忘規民隱
必告初公子汝誠典壬午江南鄉試

上先諭總督尹文端公招公遊攝山俾父子歡會

高宗六旬萬壽念公老難北行 命沈文慤往嘉興互相勸止
公進竹如意

上批劄云未願僧紹之賜先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節把玩良怡
今賜卿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其 恩禮周摯如此
當是時沈文慤在吳公在檣李天下以爲齊名雖
上亦稱之曰二老然沈年雖高於公爲後進受知
高宗公則受知

聖祖

世宗贊 國家文明之治先沈二十餘年故被 恩眷尤篤公
晚年望益崇性益和易誘接後進人人滿所懷以去吟誦詩章

音節抑揚。要妙說先朝故事。歷歷首尾。如披史傳。搆宅雙溪之。西春秋佳日。輒偕故人野叟。遊行桑麻間。見者以爲神仙。文憲。薨後四年。公亦薨。於是上自九重。下泊朝士。韋布識與不識。莫不太息。系歎以謂東南耆舊盡矣。公父綸。光有潛德。嘗曝麥於庭。有老蒼頭竊取去。稚子見之。以竊告。贈公曰。渠視我家物。如己物。偶取飼鷄。鷺耳何云竊也。戒勿泄。蒼頭聞之。感泣自陳。贈公好言慰之。其長者多此類。子汝誠。乾隆十二年進士。以編修入直南書房。十六年典河南鄉試。累擢內閣學士。二十四年遷兵部左侍郎。調刑部。典試江南。二十六年兼管順天府尹。調戶部左侍郎。充經筵講官。明年再典江南鄉試。尋命會勘順。

天府屬及宣化永平遵化旗地定租額三十年疏請終養許之
歸侍文端公九年服闋授刑部左侍郎命仍在南書房行走
四十四年卒同時有兩錢公均以文學知名兼工畫品爲文端
公所推重

錢公維城字幼安號稼軒江蘇武進人十歲能詩十二能騷賦
乾隆十年以一甲一名進士賜及第出修撰累官刑部左侍
郎疊司文枋入直南書房卒贈尙書賜祭葬予諡文敏書
法蘇文忠畫得元人筆意時以爲天授

高宗深重之屢賜詩題識文端公嘗云稼軒自幼出筆蒼潤
秀骨天成通籍後尤得力於東山也所著曰茶山集女孟鈿工

詩通音律。適崔觀察龍見。著有浣青詩草。鳴秋合韻。

錢公載。字坤一。號捧石。又號瓠尊。秀水人。乾隆元年。以副貢薦舉鴻詞科。再薦經學。未遇。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學殖淵懋。品行修潔。詩精於杜韓蘇黃。脫去畦町。自成一家。工書。善水墨。其畫得法於南樓老人。而閒出新意。尤工蘭竹。俱奉南齋時屢邀。睿賞。年七十告歸。卒年八十有七。著有捧石齋詩文集。

沈子大光祿事略

公諱起元字子大江蘇太倉州人父受宏貢生通經術隱居教授著書數萬言。歿祀鄉賢祠。公少爲諸生敦厲廉恥嚴義利之辨。居親喪悉依古禮不御酒肉不內寢。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以父病乞歸。父服除改吏部員外郎。時嚴六部缺主之禁。不自首者死。直隸學政缺主事發。公爭曰。此與六部缺主不同。學政衡文。缺主不能爲弊。宜減死爲流。

世宗嘉其有識。召見。命往福建以知府用。總督高文良令權福州府。移興化。當是時。

世宗聞閩中倉穀多虧。遣四大臣率謁選府縣官六十餘人往。

按有司被劾者什五受代者爭爲煩苛較升合公獨持平宏大體興化屬仙遊令受代不肯收碎米公怒曰穀以備賑碎米獨不可食耶令謝過乃已糧道李玉鉉聞而歎曰近日閩省惟建甯興化爲光天化日矣建甯姜太守亦良吏其屬官多賴以全者也莆田黃陳兩姓因訟互毆有南北黨之目上官恐釀亂將悉捕治之公責兩人而釋其餘報曰罪在主者餘不足問詔以閩人不善官音令督撫教之學習興化土音尤詰屈讀書了不可辨公建正音書院擇閩人通官音者爲之師上官採其法頒行諸府在官禁屬寮餽獻府倉壞出私錢興造一不以擾民巡撫檄令攝海關吏白故事司關者至必以名紙謁巡撫家奴

公大駭。叱止之。一切驗放。皆南面指揮諸奴。惕息。司關向無養廉。闕役。歲輸金三千。以給公。請於巡撫革之。並革洋船陋規數千金。巡撫有家奴守關。以浮收故。格二十餘船不行。公聞。立督收稅。如額放船行。白巡撫斥家奴。由是人皆奉法。初高文良奏開南洋報可。已復禁內地商久。畱外國出洋者。必戚里具結狀。立往返期限。逾者連坐。公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戚里所能料乎。且公不聽開洋。則已。今聽之。商人造船集貨。費不貲。忽以結狀燒之。是明利之而陰虐之也。商何望焉。文良曰。君意云何。曰。但令商自具狀。過三年不歸者。不聽回籍。以此牒部足矣。文良喜從之。部例洋船水手多寡。視梁

頭大小商苦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泉防同知馳白督撫議增水手眾商籲君求驗放且請聯舟互濟免增水手同知欲候督撫令下持不可公夜詣同知曰水手額工部所頒督撫不能增文移往返駁詰需時日南風將起眾商情急必生變君其危哉同知不得已許諾眾已洶洶集其門矣初督撫得同知啓皆愕眙及聞船已放則大喜而海口商民變詛爲祝權舞者萬人會史文靖奉使至閩以循良第一薦攝臺灣府臺田賦最重然率多隱占民不甚困時丈量法行占者不得匿文良謂公曰吾欲使臺田悉視同安下則起賦但恐不及故額致部駁柰何公曰某籌之熟矣宜令著籍田且仍舊額而文出者視同

安起科侯隱占既清更減舊額重者均於新額之上則賦不虧而民不病文良以爲然會有生番之擾公議設寨山口斷其出人南路獲安先是國安民有冤獄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獄成總督命公覆訊直其冤潘銜之中以他事鐫四秩遂告歸

高宗卽位召授江西驛鹽道在官絕商人餽遺臨行以千金爲贖卻之擢河南按察使屬吏報鹽梟四十餘拒捕傷人獲者過半法皆斬訊之自四五人外皆饑民請於巡撫雅爾圖公斬三大戊二人餘杖遣而已巡撫令府州縣各設書院屬公總其事公以教士當先實行頌鄉先正陳確庵敬怠日程自大梁書院始進諸生示以省身克己之學敷其程而定差等焉又立章善

坊令諸州縣舉孝子悌弟義夫貞婦書其名公採訪事實著章
善錄板行一時風動有兄弟爭訟累年忽大悔讓財產友愛終
其身七年遷直隸布政使大旱公議賑總督高斌欲遲至仲冬
公曰饑民朝不謀夕豈能久待請先普賑一月再查戶口分別
加賑高愠曰必如此君自奏之公出語清河道方觀承曰普賑
萬不可緩時之安危民之生死於此決矣子其圖之方入言於
高卒從公請時有縣令倡言賑戶不賑日公怒曰一戶數日止
賑一二是且殺七八人矣檄州縣有犯此者罪之戶部尙書海
望奏清理直隸旗地有司違限奉旨飭責高恐令劾數州縣
以應命公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賑災何暇了此

獨効起元可也。乃止。九年內轉光祿卿。命稽察宗學。十三年

移疾歸。歷主鍾山濟南揚州太倉諸書院。公長身廣額白鬚偉
然待後進慊慊如不及而視權貴蔑如性清儉口不言生產尤
不以得失動其心。初署臺灣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
獄魁未交責在我。公曰。印已受是我責也。爭以失察告。大府喜
其讓。遂兩免之。晚歲杜門日誦先儒書。病中手鈔明道先生語
錄。臨終語友人曰。年來日夕檢點身心。仰不愧俯不忤。或庶幾
焉。卒年七十有九。著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謂十翼爲夫子手
著。學易者必當以孔傳爲主。因取高忠憲孔義之名。別加纂集。
於古今說易諸書。無所偏主。惟合於孔傳者取之。至河圖洛書。

國朝先正事略

卷十五

名目

畫

先天後天方圓諸圖。則皆陳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也。去之又著詩傳叶音考。學古錄。敬亭詩文集。共若干傳。

尹元孚侍郎事略

公諱會一字元孚別號健餘先世自山西洪洞遷直隸遂爲博野人父公弼早世母李太夫人以節孝旌門公少孤貧太夫人日授論語卽知孔子之言不可違旣長篤信程朱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故自服官後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自律雖功顯名立而深媿不能有所建樹以上負

聖主特達之知生平坦白純粹遇事必行其心之所安事母尤篤孝少時授經邢州假館迎母侍養凡七年不忍一日離也在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人意或未愜則跽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出入壹稟於母非請命妻子不得取尺

布。鎔。金。日。用。外。多。布。之。治。所。爲。濟。物。利。人。之。事。用。此。仁。聲。義。聞。播。流。海。內。上。自。

天子下至公卿士民重公者莫不知太夫人之義焉公登雍正癸卯進士由吏部主事遷員外郎丙午典廣西鄉試丁未分校禮部試尋出知襄陽府有惠政漢水暴漲壞護城石堤公督修自萬山至長門凡十里分植巡功民忘其勞每遇水旱災太夫人必跣禱烈日甚雨中家眾恐致疾羅跪挽掖終不起常應時而得所求公嘗攝荊州府會石首饑災民洶洶以浮言相煽動公單騎慰諭之立賑其眾而置倡亂者於法事遂定雍正九年荊州都統將兵西征取道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惶急公奉母

命竭誠修禮以請卒改令以船濟時又調綠旗兵會集襄陽供
具夙辦軍憲而民不擾未幾調揚州其治如襄陽於是襄郡及
樊城宜城並建賢母廟不可抑止就遷兩淮鹽運使尋擢鹽政
導商民節儉以身先之尤屏絕餽送太夫人通文史憫民俗恬
侈縱逸作女訓質言十二章以劾恣之陋俗丕變公入覲命
巡撫廣東自陳母老不能遠行遂調撫河南中州自北宋以來
理學傳最盛明道伊川康節後歷金元明代不乏人國朝湯
文正張清恪耿逸庵尤爲傑出公慨然以振興絕業爲任增訂
洛學編示學者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簡有齒德者爲之長
每朔望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書其孝友睦婣任恤與其放逸

奇表爲患於鄉里者而加勸懲焉。逾年政教大行。乾隆四年開歸諸郡大水。公上章自劾。列賑恤之宜。皆報可。公約法十六條。兼用北宋富文忠趙清獻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廩給。開以作業。俟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太夫人率公規畫。至廢寢食。以是災民無一出河南境者。又以其暇。布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受之法。以劭農而靖民。嘗奏報勸諭鄉農種榆柳棗梨二百萬株。又以俸楮所入。爲揚州兩營。及河南撫標三營。置舉本各二千金。日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贖。乃可以法繩也。其他完城濬河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創蜡祠表前賢遺蹟。賜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公皆奉

母命出私財將事其在鄉則族人皆授以田使自耕以食而執其契立義倉義學拯危掖困不可殫述故人皆感服信從顧尙書琮久任督撫再舉公自代高相國斌以宗程朱志相得總督直隸時嘗以公事過博野登堂拜母孝德益上聞自河南內召授副都御史太夫人老疾不能就養京師未數月公卽疏請終養得旨俞行皆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冬

高宗特賜太夫人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楹聯一時爭傳謂前古邀此異數者亦罕云公歸養五年築健餘堂以奉太夫人立共學社招生徒講明義理之學學者翕然宗之太夫人考終服未闋

天子豫虛工部侍郎待之及赴闕未踰旬特命督學江南

十二年秋八月鄉試諸生既入棘闈質明公操几席杖屨徒步造場方望溪先生於清涼山下及見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眾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投喪禮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庸有既乎時先生治儀禮因以相屬欲共成一書作而曰某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饑未遑教治居臺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廨九卿與廷議非忘身忘家不足以答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經術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業越日又走謁從者一

人望溪畏邦人疑訖乃掃墓繁昌入九華山以避之未幾有旨復掌江南學政逾歲七月按試松江遊疾卒於官是月特晉吏部侍郎而公不及知矣公始入臺卽奏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焉今方甄別年老不勝任之員而饒州守張鐘又以年老命改部司旬日閒前後頓殊恐羣下無所法守

上嘉納之其在河南奏睢州湯文正公宜從祀孔廟視學江南首謁東林道南祠舉舊典答諸生再拜凡試畢士旅見皆然頌小學以昌程朱之學聞隱士是鏡廬墓三年親訪諸舜山薦舉以彌士行既遘疾自知不起草遺疏言任賢納諫始終一意以立誠爲本旬日中無一語及家事卒之日晨興盥漱扶杖至東

齋郡守入見。子嘉銓侍。尚爲辨人心道心之分。汗出霑衣。請解衣少偃息。不可移時。危坐而逝。時年五十有八。

上聞悼惜。賜一品葬祭。入祀鄉賢。所歷治地。皆以名宦請祀。而吳人兼祀之道南祠。以配前哲。公爲學務在力行。於古今人學術純駁。審擇之而未嘗攻斥。曰。吾惡學者之好爲譏罵也。通籍二十餘年。功業在天下。而自視粥粥若無能。每爲望溪言。謂胸中所蘊蓄。尙未見其端倪也。太夫人以女子而能先天下之憂。每闕即報至。

聖制。惇大必三拜稽首。以慶。臣下有讜論訏謨。必再拜稽首。偉哉淵乎。公母子宅心若此。則所見於行事。抑又其淺焉者矣。公

所述君鑑臣鑑士鑑女鑑凡十六卷增訂洛學編五卷北學編
三卷小學纂註六卷近思錄集解十卷撫豫條教四卷詩文集
二十三卷從宜錄一卷讀書筆記及語錄十七卷講習錄二卷
呂語擇粹四卷尹氏家譜八卷賢母年譜一卷